

行走者

我的名字“晒”在苹果上

老土

胶东的第一缕霞光，应该是最先被长春湖接住的。就如月光，总是会先落在近水的楼台上一样。

这长春湖不在长春，却在山东栖霞。栖霞虽处半岛，却不临海，起伏的山峦，层叠而上，被誉为胶东屋脊。群山如一双向上捧出的手，将这一泓碧波高高托起。

胶东的霞光，从海上升起，然后化作云霞，投射在湖里，把长春湖的水染红了。长春湖，宛若一山的红苹果酿出来的一大盏果酒，在晨光里，弥漫着一缕清凉的馨香。长春湖，就是栖霞人奉给上天的一碗酒。

那天早晨，和参加第二届栖霞文学周的几位作家朋友同去长春湖边散步。长春湖在我们眼前铺展开的，就是这样一种奇幻的镜像。

一

说起我与栖霞，其实早有渊源。三十八年前，在胶东当兵，部队的师部就在栖霞。那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深秋，我坐上一辆从栖霞县城开往战友连队的客车。车辆在山间一路盘旋，忽上忽下，道路一侧是深深的悬崖。车子一晃一晃，让人瞬间心生恐惧，连声惊呼：“司机慢点！”司机师傅回头笑了笑，用方言说了一句安慰的话。正疑惑间，同车的一个年轻人扭过头来说，这是栖霞的十八盘啊，很有名的，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吧。

正是午后，阳光投在山林里，秋色斑斓。时不时有几棵柿子树，点缀着一座座石头院落，红红的柿子，小灯笼般挂满枝头。连队的营房驻在山沟的平坦处，营房外面不远处的山坡上，是一片苹果树，苹果也正红着。战友说，若是过段时间下了雪，这里的景色会更美！那晚战友小聚，喝的什么，吃的什么，早都忘了。唯独没忘的，是那片山林深处挂满果子的树。第二天归队时，战友还往我的挎包里塞了几个苹果。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以纯粹到与物质无关，就如我和战友。然而，世间所有的情感，却又总是需要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承接住。比如一封信，也比如这苹果。

复员后多年，留在部队的那位战友，时常会从栖霞寄苹果给我，还一次次邀请有机会去栖霞，一起到老营房看看，爬一爬栖霞的野山。去栖霞的愿望，终因各种牵绊，未能成行。而这份战友情谊，确如这栖霞的苹果，总在秋天，红遍山野，牵挂在枝头。毕竟，一个人青春的脚步，曾经在那片山湖间行走。几十年间，栖霞的苹果红，一直在我的生命里映照着，宛若一道不会谢幕的霞光。

一个人是可以与一个地方产生某种力学关系的。这种力学不一定是垂直的，也可以是横向的。就如我，吃了这么多年的栖霞苹果，终于又一次走进了栖霞，以一名作家的名义。

当然，让我以文学的名义，从作家的视角来审视栖霞这个地方，是有些不自量力的。行走在长春湖畔，行走在栖霞群山之间，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矮小，仿佛一枚不起眼的酸涩小苹果，挂在枝桠的最里面。

这次栖霞文学周活动，主办方是用了心的。尤其是当我们走进“作家苹果园”，每个人都会突然发现，一棵棵苹果树上挂着的一颗颗苹果，上面都被太阳“晒”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苹果将红未红的时候，将印有名字的黑色胶条贴在苹果上，接受阳光的自然照射，一段时间后，苹果被晒到的部分就红了。揭掉黑色胶条，人的名字就红绿分明地突显出来。按说，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问题，但是主办方显然是贴心的——阳光在苹果上晒出字来，需要时间，需要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每天升起的霞光，一点点将苹果涂上红色。

捧着晒上了自己名字的一枚苹果，真舍不得将它吃掉。于是把它小心装起来，待回去与家人一起分享这份芬芳与美好吧。

二

栖霞文学周活动本身就是一篇散文，就如栖霞的苹果，是栖息在枝头的霞光，一直在人的心头挂着。栖霞不仅把霞光捧起来，还将客人像捧苹果一样捧起来。苹果，是栖霞人的脸颊，你就在他们的脸颊上，与他们一起笑着。

笑意，是人内心情绪的一种外化表现。就像那天，我们在栖霞苹果集市上，看到满集市都是一车一车的红苹果。从空中俯瞰，真是霞光一片。卖苹果的大姐，头上裹着一条绿围巾，皴裂的脸颊，如霜后的苹果，裂开了细细的口子，露出的却是灿烂的笑容。

当然，丰产并不意味着丰收，今年苹果的价格上不去。一位果农大叔，站在自家装满苹果的平板车旁，和我们聊起来。栖霞这水土，就长这好吃的苹果，他活了半辈子，也种了半辈子的苹果。没办法啊，庄稼不收年年种啊！他说着，低头间，满车的红苹果没有接住他笑容里的无奈，苦涩从苹果与苹果的间隙往下流，洒了一地。

栖霞的苹果上，不仅晒上了我们的名字，也晒进了果农的辛苦与汗水。而那一刻，一种无力感，瞬间将内心升腾起来的兴奋压了下去。文学周活动的意义在哪里？文学有什么用？作家的作品有什么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来到这里，不过是来栖霞走了走，欣赏了长春湖的美景，品尝了栖霞的苹果，更感受了栖霞人的真诚与厚道。然后呢，然后就回来了，就只能写点不痛不痒的文字。

那天，一位作家朋友说，好的散文，好的文章就应该像栖霞的苹果一样，外形饱满而红润，皮儿薄，水分足，糖分高，吃起来爽口，又营养丰富。其实，除了他说的这些，我们还赋予了苹果更多的寓意，比如圆满、幸福、平安等等。

其实，栖霞苹果能做到的，散文未必就都能做到，我们的文字远没有苹果本身更自信。当然，文字所能承载的东西还应该更多，它的里面应如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绝无可能都是美好的。就像一树的苹果，不可能树上的每一颗果子，都能够接受到一样多的霞光。霞光，也总有它照不到的地方。

散文应该是从最真实的生活本身提炼出来的，读起来有苦，也有甜。果农手里捧着的苹果是甜的，如果果子一直压在他的手里，他们的心里怎么可能也是甜的呢？尽管，他们的脸上，一直露着苹果一样的笑容。

三

在栖霞文学周上，有幸结识了衣向东先生。他生于栖霞，后参军入伍，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一位名作家。栖霞文学周活动本身，就是衣向东借助自己在国内文学界的影响力，做起来的一个推动地方文学事业发展、提升栖霞文化品牌影响力的抓手。

其实，一个人的名气有多大，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格局与情怀，他的心里装着自己的家乡，也装着生养自己的乡亲。衣向东就像栖霞的苹果，赤诚之心洒向胶东大地，更是漫山红遍。他从栖霞走出去，又走回来的，为这片土地。

栖霞历史上名人很多，长春真人丘处机就是其中之一，曾经名满天下。丘处机也出生在栖霞，自幼父母双亡，后上昆嵛山，师从王重阳，成为“全真七子”之一。七十三岁高龄的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之邀，带领一众弟子西行两年多，抵达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晤面，不过是为了劝导大汗不杀无辜，为乱世中的百姓留一条生路，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一言止杀”的佳话。

山高出高人，深山出仙人。栖霞的高山，果然就有丘处机这样的仙人出现。其实，人们口中的仙人，没有一个不是凡体肉身。只是他们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心里装着天下的百姓，人们才会把他们尊为神仙。人们常说“神仙保佑”中的这个神仙，不过都是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悲悯情怀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就出生在这看似寻常的山野与湖水边。

突然明白，胶东的第一缕霞光，并不是被长春湖先接住的。长春湖虽为栖霞的天池，但比这长春湖水面更高的，却是栖霞的山。比山更高的，是山上生长的苹果树。不然，你看那栖息在苹果上的霞光，怎就晒出了客人的名字？这自然离不开那些比霞光起得更早的果农，应该是他们勤劳的双手，最先接住了那缕霞光。

他们是栖霞苹果的主人，主人的名字，自然不需要晒在自家苹果树结出的果子上。但是，我分明看到，漫山红遍的苹果树上，已经挂满了他们的名字——栖霞人。

诗歌港

传奇

邓兆文

一百六十年的校史
堪称传奇
当年的郭显德不会想到
它会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
这么多的英才
从这里走出去
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
同学们啊
你们何其有幸
时代给予充足的阳光
温润的雨露
莫虚度韶华
莫负这大好时光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也想成为这里的
一名学生
在古朴又现代的校园
聆听名师谆谆传道

出嫁

李明生

当霞光栖息在一个
叫苹果之都的地方
长春湖倒映着满天红光
在秋光托着星辰时
苹果姑娘陆续下了床
走进父母已点亮的婚房

化妆师忙着给爱妃抹胭脂
冬恋自己换上黄金妆
维纳斯的金镯子晃得叮当响
分级尺子把姐姐排成一行
穿上红、黄、白网纱
仿佛仙女在轿厢里尽情玩耍
她们从胶东屋脊出发
带着北纬37度的胭脂香

烟苹一号数着星星送的礼金
烟富娇妹跨上班列
站在婚礼殿堂
瑞雪、瑞红要在天上
欣赏俄罗斯的雪原风光
在海关的秤盘上
色泽甜度就是她们的嫁妆

还有一群坐在枝桠
荡着秋千的姑娘
与悬在柿子树上的红娘
说着悄悄话
不知是等霜降
还是盼着雪花来妆扮

出嫁的姑娘呀
都把心事裹成一层糖
把甜蜜送给心中的郎君
答谢她的爹娘
当汽笛划破天空
惊飞一群鸟儿时
果农们抬头张望
谁是掀开红盖头的新郎

未出嫁的姑娘羞答答
被果农悄悄领回冷风库
再静养时日
等着迟来的新郎